



——但愿风如故——

但愿风如故

苏七
——
著

他们的爱情是一场转瞬即逝的美梦，
她醒得太早，他睡得太迟。

Wind
as before
if only

谨献给那些与我们擦身而过的少年，
共鸣一段念念不忘。

他用十年换她一句过客。她用余生回忆一场错过。
米安，我爱你有多少，那年的风声知晓。

《花火》最无奈的告白，
让万千读者落泪的悲怆。

光明日报出版社

——但愿风如故——

但愿 风如故

苏七
——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但愿风如故/苏七 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112-4139-9

I. ①但…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9472 号

但愿风如故

著 者: 苏 七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庄 宁

责任校对: 张 翀

封面设计: 弘果文化传媒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4139-9

定 价: 21.80 元

CONTENTS

目录

001 Chapter1
你不懂我的流年易逝

029 Chapter2
回忆是你逃不开的锁

047 Chapter3
我多么舍不得你难过

065 Chapter4
你是我最遗憾的过往

089 Chapter5
纪念那回不去的回忆

125 Chapter6
我们都将长大成人

但愿风如故

Wind
as before
if only

CONTENTS 目录

173 Chapte7
我若离去，后会无期

209 Chapter8
你的年少，我未曾参与的时光

231 Chapter9
让我们学会残忍

253 Chapter10
我走失在你的甜言蜜语里

275 Chapter11
但愿风如故

——但愿风如故——

Wind
as before
if only

Wind
as before
if only

Chapter1

你不懂我的流年易逝

有没有那么一个人，让你在每夜醒来，出现的都是她的脸。你想去触摸，却发现她已离你很远。

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里，消磨了她的痕迹，消磨了你的爱意。

她终被记忆掩藏，不再每夜入你梦里。

你却怅然若失，不得相忘。

可是如果可以，我多愿你在我的记忆里。

生死相随，沧海桑田。

——题记

米安接到孙少的电话时，刚从梦中惊醒。

梦里又出现了那个少女。长长的黑发飘扬，高傲的笑容放肆；穿一袭绿裙，裙摆暧昧重叠，正如那一池江南夏日中的青郁荷叶。

他怔怔地看着她，忍不住伸手去触摸她苍白的脸。入手的却只有那一点点温暖，瞬间冰凉，消失不见。

于是他陡然从梦中惊醒，入眼的却只有卧室熟悉的精致装修。

而梦中那个少女，其实已经很远。

他深深吸气，起身下床。去厨房给自己倒了杯烈酒喝下，这才感觉冰冷的心似乎热了一点。

多少年，自己终究也只能用这样拙劣的方法，去温暖那已经日益失温的心脏。

他怔怔地想着，突如其来地想嘲笑自己。然而嘴角勾起的那个弧度，终究透了几分苍凉，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悲。

孙少的电话便是在此时适时响起，太合时宜，令他从那场无法背负的梦里解脱。

他接通电话，听见他在那边大大咧咧地叫唤：“米大少，今晚东子回国，在‘皇庭’喝酒。你来不来？”

他揉了揉额角，本想拒绝，那边却似乎猜透了他的心思，又加了一句：“听说叫了几个大美女过来。你真不赏光？”

“那就去吧。”他漫不经心地丢下这句话，没等孙少后面的话说完，便径直挂了电话。

其实对孙少口中的那些美女，他真的不太感兴趣。但既然人家兴致勃勃相邀，他总不能伸手去打笑脸人吧。

何况，这些日子真的太无聊了。竟然还会再梦见那么久远的

故事。

而在这之前，他本以为她早就死在他这些年的记忆里了。

却原来，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只是他的不得相忘。

静静凝视着自己手中没有喝完的半杯残酒，他真想给自己一耳光，嘲笑自己一句：米安，你什么时候也像个娘儿们一样煽情了？

放下酒杯，回房换了一套英伦风的格子衬衣，外面套着Dior的新款驼色长风衣，下身是这一季米兰时装秀刚出来的仿旧牛仔褲。

镜子中的男子，身材高挑，面容是那种英国贵族般的奢华长相。挑眉轻笑的模样，邪魅又张扬。

他对着镜子挑眉一笑，拿了桌前的车钥匙。下楼离开公寓，驱车去了“皇庭”。

到的时候，人都来得差不多了。

东子包下的是“皇庭”最大的包厢，请的都是T市赫赫有名的二世祖。几人混在一起，群魔乱舞。更有如花美眷陪伴在侧，吃喝玩乐，当真是奢华至极。

米安刚进包厢，就被请进人群的中心。东道主东子搂着个身材火爆的妞儿正在喝酒，见了他也忙站起来，笑得小心翼翼又讨好：“米少真是赏脸。正巧我哥儿几个很久没聚过了，这次正好喝个痛快。”

米安只是淡淡看他一眼，不置可否地点点头，也不等人招呼，便自行坐下。一旁的孙少便连忙招呼旁边的几个美妞：“都愣着干什么？还不给米少倒酒。”

几个女子这才如梦初醒地反应过来，齐齐娇笑着给倚着沙发慵懒而坐的大爷倒酒。

米安却一直表情恹恹，人家倒酒他就喝。

这样没什么不好，至少酒精可以让他迷醉，体温可以让他温暖。而睡梦中再也没有那些纷杂的梦境，痴痴缠缠不休。

敲门声响起的时候，米安正和一个长发妹妹比试划拳玩得开心，并没有多加注意。偏偏那个女声明明淡若秋水，却还是轻而易举地灼痛了他的耳膜。

那种不高不低的声音，带着女孩子特有的清脆。明明说不上多

好听，却颇为悦耳，让人听着就觉得舒服。

他听见她礼貌地问同伴需要什么酒，然后又不断地推荐一些不太畅销的洋酒。语调清清脆脆的，倒也不惹人厌烦。

但偏偏这群人都是闲得发慌的主儿，女子的话音才落，他就听见孙少的调笑：“哎，妹妹，我怎么没见过你啊？你来多久了？”

“没来多久。”女子的声音还是淡淡的，礼貌而疏远，却轻而易举地撩动了这群二世祖的心脏。

有人又笑：“美女，你推的这些酒可都是些次货啊。我们放着好好的名酒不喝，买你的这些干吗啊？”

“我……”

“哎，要不这样吧，你把这杯酒喝了，我就全买下你的货好不好？”

他怔了怔，回头，只看见东子手上摇晃着的是一杯不曾兑红茶的Whiskey。这样一杯下肚，即便酒量如他，也不敢夸口说不醉。

果然，良久他也没有听见她的声音，想是正在迟疑。他几乎都可以看见她轻蹙眉角、满目为难的神色。

而这一刻，不知为何，他心里竟生出了小小的快意。

她过得狼狈不堪，而他会觉得痛快。

可是，很快他就听见她的回答。声音还是记忆中的那般模样，她说：“好。”

只短短一个字，他却愣了一愣。待他反应过来时自己已经站起身，而那杯刚才还在东子手中的酒已经握在他手中了。

米安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没有大脑指令，身体竟是下意识地就行动了。而等他意识到一切时，尘埃早已经落定。

齐语晗，齐语晗。

似乎自己每次遇到她就总是方寸大乱，一准儿没有好事。只是一别七年，却还是如此。难道她真是天生克星，生下来便是来克他米安的吗？

他着实郁闷，却看见对面的女子只是低着头，脸上毫无表情，那是标准的见到陌生人的示范表情。而她明明都已经看见他了，为什么却还是这副模样？

是隔了七年不见，没认出他？

还是，她已忘了米安这个人？

想到这里，他越发郁闷。耳边听见孙公子笑着打趣他：“怎么，米少你想英雄救美啊？小心你家姚妹妹吃醋。”

话一说完，整个包厢里的人应景一般哄然大笑。

而他应付起这种场面早已经得心应手，当即便也跟着插科打诨：“这有什么？反正在座的都是自家兄弟，只要大家别泄露口风，姚舒上哪儿吃醋去？”

“你这小子，姚大美人可是A大出了名的校花。你还不知足，到处拈花惹草啊！”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野花总比家花香。有时候家花看多了，总要出来换换口味嘛！”

米安继续没心没肺，余光瞥见对面女子只是淡淡看着前方一点，脸上是缺乏表情的乏善可陈。那神情一看就是神游太虚的模样，想来他们方才的对话也没听进多少！

没来由地，他就觉得烦闷。

当即，他把那杯纯度极高的Whiskey一饮而尽，只觉得喉咙似火燎般灼痛，可他还是勉强开了口，说：“我把这酒喝了，你别为难人家小姑娘了。”这话是对东子说的，看他如此卖力，东子当然也不敢不买他这个面子。

东子当即就不敢再为难齐语晗，还依言把她所有的酒都买了下来。

齐语晗见顺利完成了这月的任务，心想着提成肯定是有着落了，不免喜不自禁。她正想溜之大吉时，却听见一旁的孙公子说：

“喂，美女，刚才好歹也是我们米公子英雄救美，你也要有点表示吧。”

这话说得太过于暧昧，几个少爷公子立时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米安却愣了愣，看着一直低头不语的女生。在那一刻，心情竟有点微妙的紧张。

但很快他就听见女子的表示，无甚新意。她说：“谢谢。”

只是这短短两个字，再加一个九十度的鞠躬。这是她一贯感谢

他的方式，一如过去的很多次一样，她连给他的感谢都如此吝啬。

他怔怔地想着，恍惚中，似乎又回到了七年前。

她总以为这样简单又不失诚恳的一句道谢就能还清他所有的情，所以到最后她才敢那般决绝地对他说，他们两清了。

其实怎么可能会两清？

她欠他的，哪怕用她的一辈子来还，也未必能两清！

只是时隔七年，再看见女子这个熟悉的动作时，米安却只觉烦闷。

闭上眼睛，索性也不去多想了。刚才喝的那几杯洋酒有些上头，他只觉得头痛异常，只想这样好好地睡一场。

想着想着，便真的睡着了。

只是耳边总有微小的声音在不断徘徊。

依稀是几个少年男女的笑语，在他耳边回荡，让他不得安眠。

米安醒来时，还在包厢里。

旁边横七竖八地躺了不少人，音乐也停了，整个包厢安静了许多。他抬腕看表，凌晨三点多，还不算太晚，看来自己也没睡几个小时。

越过那些挺尸一样的人，他走出包厢。今晚他并不想在外面过夜，说不清为什么，他只是很想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

没有旁人，安安心心，好好入眠。

这样他就仿佛还在那场未醒的梦里，他和她的相遇，也就这些年他执著不忘的梦境一般，皆是虚幻。

只是走出“皇庭”时，他还是下意识地四处打量。

不过并没有看见那抹熟悉的身影。当他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时，却不由得好笑。这么晚了，她也应该下班了。

想着便再无留恋地出了大门，车子嫌麻烦而没有停去车库，就停在“皇庭”的大门口。由于宿醉刚醒的缘故，他的酒虽醒了，走路却不免有些不稳。

好不容易晃到自己的车门口，解锁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再看一眼那家叫做“皇庭”的夜总会。他正想驱车离开，冷不防却看见那一抹熟悉的身影。

齐语晗已经脱下了那身工作服，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在和门口的保安告别。

他想也没想便下了车，几步冲到那个女子身边。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这么急着跑过来能和她说些什么。

可她也明显被吓到了，眼神难得慌乱起来。身旁的保安也对这突然冒出来的人隐隐忌惮着。

他看着她难得慌乱的模样，今天从见她开始就一直郁结的心情总算好了一些。正想开口时，却听见她脆生生的声音，急于解释一般撇清道：“你帮我喝酒的事我已经道过谢了。”

“……”他看着她防备的样子，就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似的，好半天才能找回自己的声音：“你……不认得我了？”

女子认认真真的看着他，脸上的表情还是迷茫，那种表情不会是在作假：“你是？”

“米安。”

说出名字的这一刻，眼前的人还是迷茫。可慢慢地，那双眼里终究是多了丝其他的色彩。

她看着站在她身前的男子。他已脱去了少年时期的稚气和青嫩，变得像个男人一般成熟和英俊。

唯有轮廓还依稀残留了少年时期清隽的模样，也难怪认不出来。

齐语晗静静看着他，眼神终究变得复杂。可她的话语还是那么平平淡淡：“是你啊，好久不见。”

想来想去，也只有这样不算太熟的故人一般的叙旧才最适合他们的处境。

但眼前英俊男子的脸色却有片刻的僵硬，好半天才淡淡地道：“好久不见，有七年了吧？”

“嗯，是吧。挺久了呢。”

“你过得好吗？”

“还好，你呢？”

“马马虎虎吧。”

而后，便是沉默，久久的沉默。

七年拉出的鸿沟早已深深阻挡在这对男女之间，让曾经无话不说的两个人也变得只能沉默相对。

那一刻，齐语晗不知道米安心里在想些什么。

只是自己到底也是有些难过的。

时间是最好的杀手，磨灭了太多的天长地久。

齐语晗淡淡地想着，正考虑着自己要不要开口告辞，却听见米安先说话了：“你住哪里？我送你吧。”

“不用了，不用了……”她赶忙拒绝，动作幅度大得就像他是什么洪水猛兽。

他有瞬间的恍然，而她也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太无理，赶紧收了回来，脸上还带着讪讪的笑意，似乎想道歉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米安瞬间就失去了所有的兴致，今天的他实在太反常。而这样执著于早就过去的感情又是何必呢？

想通了这点他便不再多说什么，只是道：“那我就先走了，以后有时间联系。”

“好。”

她答得飞快，却似乎忘了他们彼此其实都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

他心中冷笑，转身离开，再也不留恋身后的一丝一毫。

一如七年前那般，他决绝转身，说好了便不再回首。

回到家已经四点多，他头还是痛，却不太想睡觉。

从冰箱里拿了瓶冰水出来，喝了一口后，米安才觉得好了一些。

突然却又想起了什么，他进了卧室，翻了几个抽屉后终于罢手。

此时他手中握着一个米白色的相框，八成新的样子，看来爱护得很好。

相框里面是一对少年男女，站在艳阳下，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男生正恶作剧地把手指放在女生头顶上，而女生毫无所觉，依旧笑得眉眼弯弯。

闭上眼，他似乎还能听到少女在照完相后发现恶作剧的手指时的嬉笑怒骂，少年插科打诨，两人一言不合便能开打。

笑声还回荡在那日的艳阳下。

久久，未曾消散。

流年应笑我，早生华发。

却原来，一直沉醉于回忆里的那个人，是他，而非她。

翌日，米安醒来时，正是下午四点。

昨晚也不知怎么就睡了，迷迷糊糊的，似乎还做了一场太过于久远的梦。

米安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梦见了齐语晗，只是昨日的相见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不管怎么不愿意承认，他其实也明白。

离开了他，她其实也过得很好。

闭了闭眼，把这些太过于矫情的想法从脑海中剔除。他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有两个未接来电，都是姚舒打来的。

自己已经和她冷战多日，其间一个电话也没打过去。于是这性子冷傲的校花也终于被他磨平了性子，主动打过来了。

他有些小小的得意，想着今天没事，不如就去接她吧！

洗了个澡，打理好头发，他换上新买的那套Armani，拿了车钥匙和钱包就出门了。

并没有给姚舒打电话，打算给她个惊喜，他驱车出门。

到A大校门口时，却已经将近六点了。

学生们早就下课了，他把车停在校门口，并没有立时给姚舒打电话。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他只是下车走进了A大校园。

以前也和姚舒一同来过这里，不愧是国内知名的重点大学，学术氛围很是浓重。虽然他自己读的那所大学也是在国内比较知名的重点院校，但里面大多是和他一样的纨绔子弟，自然就少了一分书生气质！

心里有些自嘲，他往学生宿舍的方向走去。姚舒以前带他去过她们宿舍，追她的那几个月自己也没少去过，所以对那里还算熟悉。

只是走了一小会儿便见到了那幢黄色的宿舍楼。A大女生宿舍的门禁很严，没有特殊情况，男生是不能入内的。他想了想，还是掏出手机给上面的那位小姐打了电话。

意外的是，她接起电话时却很冷淡。

听见他在她宿舍楼下时竟然还难得地有些慌乱，语无伦次地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就嗅到破绽的痕迹。

但他也不在乎，更没有那个心思去费力琢磨。听她说她不在宿舍，便不多赘言准备挂电话。

而面对他的不追问，那头的女生似乎松了口气，隐约却又有些失落，只是还不待她回过神来米安就已挂了电话。

姚舒不在，他也没必要待在A大了，但也不太想回去。正想着要不要找人消磨时光，却突然被人拍了一下。

他回头，是个有些眼熟的女生，长得还不错，正笑眯眯地看着他：“米少！真的是你啊。怎么没和姚舒在一起啊？”

他这才想起这是姚舒的一个朋友，他们一起出去玩过几次，不算太熟。

但那女生显然不这么认为，见他不说话便继续娇笑着调侃他：

“还是你背着我们姚大美人做了什么坏事，被她晾在这里了？”

应付这种调笑，米安早就得心应手。但现在显然没什么心思应付，所以他只是不冷不淡地道：“没有。是我来错了时间，舒舒她不在。”

“嗯？”女生狐疑地皱起眉，有些迟疑地说，“你要我吧，舒舒她出去的时候明明说和你一起的啊。你们吵架了？”

听到这里，想到她刚才接电话时的不自然，他也明白了几分。

心里顿时便起了个疙瘩，但他面上还是漫不经心，只淡淡问她：“没有。她说过去要哪里吗？”

“就在西门的轩语咖啡店啊！”女生很快地答了一句之后才发现有些不妥，又试探地问了一句，“怎么，你不知道？”

“嗯。”

他不是很在乎地应了一个单音节，有些烦躁地蹙起了眉。

那女生似乎也发觉自己闯祸了，一时也不敢多话了，只笑得讪

讪。很快便找了个借口告辞离开。

米安越发觉得郁闷，开始还算不错的心情瞬间便烟消云散。

掏出手机正准备和那位姚美女说Bye-Bye时，却听见一个不算陌生的声音。

本以为昨夜分别后就再也听不到的声音，只是转瞬，竟又出现了。

几乎是惊慌失措地，他回过头，第一眼便看见了她。

换下了一身工作服，头发也扎成个马尾，她的手上还拿着几本书，完完全全的学生打扮。

笑着和身旁的人说话的模样，却让他想起了七年前。

那一刻，他说不清自己心里是什么感觉。有些庆幸：她还在读书，所在的学校甚至比他的要好。

又有些迷茫：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身边出色的女子那么多，却独独还是忘不了她？

人海茫茫，他总是可以第一个找到她。那个身影一如刻进他骨子里的印记，七年的时光沉淀中，也没褪色半点。

他突然就想苦笑，而身前的女子明显也看见了他，小小的脸上闪过一丝错愕的神色，而后便迟疑着是否要过来说话。

他却不再给她时间迟疑，当机立断地走到她身前。

七年的时光，当年与他一般高的女子已比他矮了快一个头，这样挡在她身前，颇有威慑力。

她也明显看见了他，只是目光惊讶，抿紧的嘴唇惨白得有些过分。她在紧张，向来熟知她的任何一个小动作的米安又怎么会看不出她此时的情绪。只是多么可笑，第一次重逢时她没有认出他来，而第二次相遇，却只会紧张。

原来七年过去了，他和她，真的已经沦落到如此陌生的地步了。

和她一起的女生似乎也被吓到了，拉着她转身想走，她也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就是这样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却让他万分不爽，但面上还是挤出个笑容。他本来就长得好看，这样一笑更是风度翩翩，平添了几分

儒雅气质，顿时便让她身边的人看得出了神。

他有些得意，面上却不显露半分，只是笑得恰到好处地和她叙旧：“好巧。”

“是好巧。”她的笑容有些勉强，甚至带了些怀疑。看在他眼里便成了另一番意思，心中不免冷笑。

他笑她太过于高估自己，即便是七年前的米安再出现，也断然不会为她做到如此地步。

她不懂，她真的不懂。

他从来都是傲气的人，骨子里就存在着一种优越感，即便已过了少年时光，也不会轻易低下他骄傲的头。

齐语晗从他眼里看到了那一闪而过的嘲讽，瞬间便明白是自己自作多情。她和他七年未见，却在不到二十四个小时里偶遇两次。

也不怪她多想，实在是这个城市太小。

但即使这样宽慰自己，她心里还是免不了尴尬。对面男子却没有告辞的想法，只是看着她浅浅地笑，一句话也不说。气氛沉默而尴尬。

搜肠刮肚地总算找到个话题，她问他：“你怎么在这里？”

“过来看个朋友。”他回答得很爽快，眼睛也直直盯着她，并不想错过她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

但她始终如常，听到这句话时甚至似乎还松了口气。果然，她接下来便说：“那你去忙吧，不耽误你时间了。”说着便想和朋友先走，他却并不打算就这样放过她。他不紧不慢地说话，脸上的笑容还是如此得体：“不过我朋友出去了。反正我们这么久没见了，不如一起出去吃个饭吧。都这么多年没见了，我有很多话想和你说。”

他故意把话说得暧昧，果然看见她的脸色有些难看。而她身边的女生却露出一副好奇的样子，想问又不敢问。

他心中得意，几乎能够确定齐语晗一定不敢拒绝他。

即便隔了七年时光，他也还是最懂她的人。对这点，他有绝对的自信！

只是对面的女子却迟疑了，有些为难地看着他，最终却说：